

文化视线

# 跃动在暑期档电影中的河东元素

本报记者 牛嘉荣



影院票房数据平台灯塔专业版显示,截至8月16日,《长安三万里》全国票房达17.33亿元,打破过去三年动画片累计票房纪录;《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达21亿元,打破过去三年动作片累计票房纪录。两部影片凭借特有的文化底蕴,在暑期档赛道中脱颖而出。通过影片内容与主创团队的受访影像资料,不难发现,两部影片中都有河东文化的身影。

##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永乐宫壁画

“可以请壁画讲解吗?”  
“讲解还要等20分钟。”  
8月12日,记者来到永乐宫,在与工作人员交流中得知,暑期来永乐宫参观的人数有所增加,讲解需求较平常也更为旺盛。  
“因为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来参观永乐宫的人多吗?”  
“具体人数我们这边不是很清楚,毕竟线上和线下都有售票。不过确实有多位游客主动询问和电影相关的壁画内容,并专门要求讲解员予以详细讲解。”工作人员一边出票,一边回答。  
走过安检口,就算踏进永乐宫的大门。在游览中,大多数游客都是直奔《朝元图》而去。“我们来迟啦,在西侯度遗址那边花了不少时间,赶在闭馆前才进到永乐宫。”16时30分,带着孩子匆匆赶来的张青说,“肯定是要先去看《朝元图》的。这不,孩子放暑假,我们从三门峡专程过来,只给芮城安排了一天时间,这会儿天色还好,壁画应该还能看得清楚。”  
为看《朝元图》,必然要先观三清殿,元代官式煌煌建筑,雄伟壮观,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朝元图》就在这飞檐翘角、古朴厚重的大殿之中。  
总面积约430平方米、平均高度约4



米,总长约百米的壁画,上有约300尊神仙,每个人物均无一处相同,融合了“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唐、宋绘画遗风,还有元代自身绘画特点,是中国绘画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中国古代工笔画中集大成者,享有“东方画廊”的美誉。流畅的线条、丰富的色彩、翻飞的衣袂与祥云,都展示出东方画廊的精美与绝妙。《封神》中的许多人物造型,在这里也找到了原型。  
《封神》导演乌尔善在宣传特辑中这样介绍:电影中的服装样式与配色,团队协商后决定采用元明水陆画风格。为真正还原出画中意境,电影主创团队奔赴芮城县永乐宫,期冀能在这座艺术殿堂里找到灵感。乌尔善在宣传中说:“《封神演义》里的人物形象、社会关系并不来自真实的殷商,小说中人物的穿着反而能在永乐宫壁画上找到呼应。”宣传片中,《封神》主创团队站在壁画前,仰头细观其中人物气韵、服装纹饰。该片美术指导、人物造型指导叶锦添也说:“有仙气,也有写实,也有细节,也有美术经典。”  
“这个就是西伯侯的服装吧!”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学生在和同学交谈,顺着他们手指的方向,可以看到一名身穿红色服饰的壁画人物,“我看电影宣传物料时有了解到,里面演员都推荐来永乐宫看看。”  
电影中东西南北四大伯侯的冠冕确在《朝元图》中可寻到原型。东伯侯姜桓

楚对应133号人物,西伯侯姬昌对应247号人物,南伯侯鄂崇禹对应217号人物,北伯侯崇侯虎对应252号人物。  
“我是专门对着照片、图案挨个找电影里对应的人物,开始看电影的时候哪能想到和永乐宫有关。后面看到一些揭秘的宣传片,才知道这样一部大制作的电影中还有永乐宫的风韵,我们几个同学就约好来永乐宫接受艺术熏陶。”赵同学说。  
在永乐宫壁画临摹室,还有这样一群游客,通过手中的画笔来体味壁画的精美。他们端坐在临摹室的壁画前,桌上画本摊开,毛笔在纸上轻轻描画,时间流逝的速度在这里好像也慢了许多。“我就是在这纸上拓着描,不算美术生的专业临摹。”李女士说,照着拓也不容易,她花了一下午时间才完成,“赶时间,后面就粗糙了许多。”临摹室与永乐宫古建筑群一墙之隔,游客可根据自己的爱好和时间安排体验课程,就算是零基础绘画“小白”,也可以参与最基础的勾线课程,勾线完成后还可以自己调配颜料上色。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游玩项目。”带着孩子来参观永乐宫的张女士说,“来了这里才发现还可以自己上手临摹壁画,孩子一看到就走不动,勾完线后就开始调色,尽管成品和壁画不是完全一致,但孩子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了快乐、陶冶了情操,也对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再踏上栏杆,站立于更高处远眺长江浩渺的情景展示。  
此处,是影片中不能让人忽视的河东元素——鹤雀楼与王之涣。再往深处探寻,是盛唐诗篇万千、名人辈出,河东依旧在群星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以至于讲盛唐讲诗文并艺术化处理将其内核归结到长安的电影,依然离不开河东的气韵。  
现今的鹤雀楼是重修的建筑,历史中的鹤雀楼已消逝于烽火狼烟中,正如影片中要表现的黄鹤楼,开始如何如何繁华鼎盛,安史之乱后只剩残垣断壁。电影中以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结束,又用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延续。延续,就在诗文中。正如留在诗中的黄鹤楼一样,鹤雀楼也保存在了诗中,文化基因传承千年。如今登上鹤雀楼,游人与王之涣看到的场景必然大有不同,可长日落、青山绵绵,此情此景,谁又能忍不住不去吟诵《登鹤雀楼》呢?

写下千古名篇的王之涣,也是河东人。有记载言其“本家晋阳,官徙绛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原籍,祖上做官时移居绛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绛县。除了他,未在电影中出场却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初唐四杰王勃,也是河东人;还有诗佛王维,他在运城长大;号称剑圣的唐朝将军裴斐,祖籍在河东闻喜……  
电影中,是如何让王维出场的呢?  
是白衣飘飘的才子抚琴,俯瞰的镜头、飘扬的花瓣让人物的“佛”性逐渐显现。切到特写,像佛一样的大耳垂,带着慈悲的双目,人物也就立起来了。影片中这样介绍他,“河东王氏王维,字摩诘”。玉真公主称呼他——摩诘居士。  
“河东……”影院中陆续响起窸窣窸窣的交谈。是啊,河东,刻在每一个运城人骨子里的词,谁听到后会毫无触动呢?  
裴斐在电影中只是惊鸿一瞥。可他的出场却有无数铺垫——扬州城的繁华,虚构人物裴十二的飒爽,片中人口中的“大唐三绝”。历史上的“唐代三绝”是唐文宗时期御封的,分别为“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电影通过艺术化处理,将“三绝”集中到扬州城裴将军府中。这位裴将军,与闻喜裴氏有着颇为直接的关系,是河东裴氏第31代孙。王维曾以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赞道:“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  
后来,时局逐渐动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高适与李白再次相遇,这次的地点,设在了蒲津驿站。“蒲津”,永济人应该最熟,历史上的蒲州城和蒲津渡,都在这里。当然,蒲州城在唐朝繁华得多,蒲津渡更是在入关中的要道上。电影中刻画的蒲津驿倒是过于破败,但不影响观众对“蒲津”二字的敏感。  
“回家得查一下,这个蒲津驿站,到底有没有,和蒲津渡没有关系。”市民李立清说。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见河东。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向更多人传递文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30位选手之后将参加2023年“博物馆奇遇记”暑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地实地参观,了解华夏之光,将循着先贤足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力量。

## 《长安三万里》——诗中长安,诗中河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琳琳今年7岁,刚从《长安三万里》的观影厅走出,她说影片结尾诗像卷轴一样展开,她最喜欢这句,“就好像看到了长安城被巨大的月亮罩起来了。”琳琳母亲对记者说:“对我来说,是听到河东两个字愣了一下。”琳琳母亲念诗时学习汉语语言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和诗歌打交道,她了解河东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在这样一个意外的场合听到和自己家乡有关的名词,难免一愣。  
“有这样一部电影,在讲述盛唐气象时,大大方方提到了我们河东文化,诗歌,真的是有力量啊。”琳琳母亲说。  
如果梦回盛唐,你会选择去哪里体验大唐风华呢?  
电影的开篇,用一只大鹏点睛。影片中的高适在边关沙场上,突然想起来年少时和李白的相遇,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开始,一帧帧画面将一句句诗文呈现出来,它们活跃在每个人的文化记忆中,仿佛久违的老友,而电影中“巧遇”的河东元素,又为运城观众带来别样的温暖。

随着剧情推进,电影中的李白登上黄鹤楼,吟诵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时,两位少年有了不一样的反应。“鹤雀楼不是咱们运城这里的吗?”  
在电影中,李白高呼“王之涣,真是好诗!”影片吟诵出《登鹤雀楼》的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后两句,则在李白踏上黄鹤楼栏杆时,通过镜头语言得以展现。虽不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声,却见剧中人物身处黄鹤楼最高层还不满足,要在巍巍高楼顶层

再踏上栏杆,站立于更高处远眺长江浩渺的情景展示。  
此处,是影片中不能让人忽视的河东元素——鹤雀楼与王之涣。再往深处探寻,是盛唐诗篇万千、名人辈出,河东依旧在群星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以至于讲盛唐讲诗文并艺术化处理将其内核归结到长安的电影,依然离不开河东的气韵。  
现今的鹤雀楼是重修的建筑,历史中的鹤雀楼已消逝于烽火狼烟中,正如影片中要表现的黄鹤楼,开始如何如何繁华鼎盛,安史之乱后只剩残垣断壁。电影中以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结束,又用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延续。延续,就在诗文中。正如留在诗中的黄鹤楼一样,鹤雀楼也保存在了诗中,文化基因传承千年。如今登上鹤雀楼,游人与王之涣看到的场景必然大有不同,可长日落、青山绵绵,此情此景,谁又能忍不住不去吟诵《登鹤雀楼》呢?

写下千古名篇的王之涣,也是河东人。有记载言其“本家晋阳,官徙绛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原籍,祖上做官时移居绛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绛县。除了他,未在电影中出场却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初唐四杰王勃,也是河东人;还有诗佛王维,他在运城长大;号称剑圣的唐朝将军裴斐,祖籍在河东闻喜……  
电影中,是如何让王维出场的呢?  
是白衣飘飘的才子抚琴,俯瞰的镜头、飘扬的花瓣让人物的“佛”性逐渐显现。切到特写,像佛一样的大耳垂,带着慈悲的双目,人物也就立起来了。影片中这样介绍他,“河东王氏王维,字摩诘”。玉真公主称呼他——摩诘居士。  
“河东……”影院中陆续响起窸窣窸窣的交谈。是啊,河东,刻在每一个运城人骨子里的词,谁听到后会毫无触动呢?  
裴斐在电影中只是惊鸿一瞥。可他的出场却有无数铺垫——扬州城的繁华,虚构人物裴十二的飒爽,片中人口中的“大唐三绝”。历史上的“唐代三绝”是唐文宗时期御封的,分别为“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电影通过艺术化处理,将“三绝”集中到扬州城裴将军府中。这位裴将军,与闻喜裴氏有着颇为直接的关系,是河东裴氏第31代孙。王维曾以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赞道:“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  
后来,时局逐渐动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高适与李白再次相遇,这次的地点,设在了蒲津驿站。“蒲津”,永济人应该最熟,历史上的蒲州城和蒲津渡,都在这里。当然,蒲州城在唐朝繁华得多,蒲津渡更是在入关中的要道上。电影中刻画的蒲津驿倒是过于破败,但不影响观众对“蒲津”二字的敏感。  
“回家得查一下,这个蒲津驿站,到底有没有,和蒲津渡没有关系。”市民李立清说。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见河东。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向更多人传递文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30位选手之后将参加2023年“博物馆奇遇记”暑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地实地参观,了解华夏之光,将循着先贤足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力量。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见河东。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向更多人传递文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30位选手之后将参加2023年“博物馆奇遇记”暑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地实地参观,了解华夏之光,将循着先贤足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力量。

## 《长安三万里》——诗中长安,诗中河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琳琳今年7岁,刚从《长安三万里》的观影厅走出,她说影片结尾诗像卷轴一样展开,她最喜欢这句,“就好像看到了长安城被巨大的月亮罩起来了。”琳琳母亲对记者说:“对我来说,是听到河东两个字愣了一下。”琳琳母亲念诗时学习汉语语言文学,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和诗歌打交道,她了解河东在唐朝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在这样一个意外的场合听到和自己家乡有关的名词,难免一愣。  
“有这样一部电影,在讲述盛唐气象时,大大方方提到了我们河东文化,诗歌,真的是有力量啊。”琳琳母亲说。  
如果梦回盛唐,你会选择去哪里体验大唐风华呢?  
电影的开篇,用一只大鹏点睛。影片中的高适在边关沙场上,突然想起来年少时和李白的相遇,从“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开始,一帧帧画面将一句句诗文呈现出来,它们活跃在每个人的文化记忆中,仿佛久违的老友,而电影中“巧遇”的河东元素,又为运城观众带来别样的温暖。

随着剧情推进,电影中的李白登上黄鹤楼,吟诵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时,两位少年有了不一样的反应。“鹤雀楼不是咱们运城这里的吗?”  
在电影中,李白高呼“王之涣,真是好诗!”影片吟诵出《登鹤雀楼》的前两句“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而后两句,则在李白踏上黄鹤楼栏杆时,通过镜头语言得以展现。虽不闻“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其声,却见剧中人物身处黄鹤楼最高层还不满足,要在巍巍高楼顶层

再踏上栏杆,站立于更高处远眺长江浩渺的情景展示。  
此处,是影片中不能让人忽视的河东元素——鹤雀楼与王之涣。再往深处探寻,是盛唐诗篇万千、名人辈出,河东依旧在群星中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以至于讲盛唐讲诗文并艺术化处理将其内核归结到长安的电影,依然离不开河东的气韵。  
现今的鹤雀楼是重修的建筑,历史中的鹤雀楼已消逝于烽火狼烟中,正如影片中要表现的黄鹤楼,开始如何如何繁华鼎盛,安史之乱后只剩残垣断壁。电影中以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结束,又用安史之乱讲述盛唐的延续。延续,就在诗文中。正如留在诗中的黄鹤楼一样,鹤雀楼也保存在了诗中,文化基因传承千年。如今登上鹤雀楼,游人与王之涣看到的场景必然大有不同,可长日落、青山绵绵,此情此景,谁又能忍不住不去吟诵《登鹤雀楼》呢?

写下千古名篇的王之涣,也是河东人。有记载言其“本家晋阳,官徙绛州”,晋阳(今山西太原)为原籍,祖上做官时移居绛州,也就是今天的新绛县。除了他,未在电影中出场却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初唐四杰王勃,也是河东人;还有诗佛王维,他在运城长大;号称剑圣的唐朝将军裴斐,祖籍在河东闻喜……  
电影中,是如何让王维出场的呢?  
是白衣飘飘的才子抚琴,俯瞰的镜头、飘扬的花瓣让人物的“佛”性逐渐显现。切到特写,像佛一样的大耳垂,带着慈悲的双目,人物也就立起来了。影片中这样介绍他,“河东王氏王维,字摩诘”。玉真公主称呼他——摩诘居士。  
“河东……”影院中陆续响起窸窣窸窣的交谈。是啊,河东,刻在每一个运城人骨子里的词,谁听到后会毫无触动呢?  
裴斐在电影中只是惊鸿一瞥。可他的出场却有无数铺垫——扬州城的繁华,虚构人物裴十二的飒爽,片中人口中的“大唐三绝”。历史上的“唐代三绝”是唐文宗时期御封的,分别为“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电影通过艺术化处理,将“三绝”集中到扬州城裴将军府中。这位裴将军,与闻喜裴氏有着颇为直接的关系,是河东裴氏第31代孙。王维曾以一首《赠裴旻将军》诗赞道:“腰间宝剑七星文,臂上雕弓百战勋。”  
后来,时局逐渐动荡,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高适与李白再次相遇,这次的地点,设在了蒲津驿站。“蒲津”,永济人应该最熟,历史上的蒲州城和蒲津渡,都在这里。当然,蒲州城在唐朝繁华得多,蒲津渡更是在入关中的要道上。电影中刻画的蒲津驿倒是过于破败,但不影响观众对“蒲津”二字的敏感。  
“回家得查一下,这个蒲津驿站,到底有没有,和蒲津渡没有关系。”市民李立清说。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见河东。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向更多人传递文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30位选手之后将参加2023年“博物馆奇遇记”暑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地实地参观,了解华夏之光,将循着先贤足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力量。

《长安三万里》用诸多艺术处理手段,将历史上的众多历史事件都糅合在了“长安”中,长安也成为了盛唐的意象化表达,具象化表达则是通过诗文呈现的,文字的力量,穿越古今。当璀璨的历史人物也跟随他们的诗逐一闪亮登场,足以令观众借助电影窥见盛唐、窥见河东。  
“孩子们利用暑假热心参与文博工作,其中不少人还是我们馆的‘小小讲解员’,他们努力学习、积累知识,就是为了向更多人传递文博的历史和文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我们的家乡。”运城博物馆社会教育部主任杨彬说。  
据悉,此次参加比赛的30位选手之后将参加2023年“博物馆奇遇记”暑期研学夏令营,前往山西夏县辕村遗址、夏县师村遗址考古工地实地参观,了解华夏之光,将循着先贤足印,拜访夏县司马温公祠,触摸文明力量。

## 追思录

平素不喜好玩手机,外面的事知道得就很少,很迟。前两天,无意中听说远居太原的老报人党泳、王震华已相继去世,心头不由一震:这是真的吗?经多方打探证实后,一连几个晚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子夜已过,独坐灯前怔怔发呆,眼前尽是恩师往日的音容笑貌……  
党泳和王震华是引导我步入新闻行业,且成为我终生事业的启蒙者、培养人,称其为恩师,并非礼仪上的虚誉,而是我的切身感受。他们对我真的有着再造之恩。  
1975年孟春,我有幸进入运城报社,被分配到政治组,组长是党泳。他德高望重,平易近人,且业务精湛,事业心强,大家都称他“老党”。  
老党是全省知名的“老新闻”,最早在《山西青年报》担任编辑组长、编委及总编室主任,“文革”中被迫下放到运城城北相镇南任宣传队队长。1971年,《运城地区报》创刊,他即参与了报纸的编辑工作,历任编辑组长、副总编辑、党组书记兼总编辑。  
老党开创了运城报最早的辉煌时期,期发行量一度飙升至14万份,在全省地市中绝无仅有,遥遥领先。在他的擘画、掌控下,运城报质量全面提升,具有影响力的典型报道层出不穷。称他为运城报里程碑式的领导,实至名归。  
在我的心目中,老党不仅是位光明磊落、心底无私、调度有方、指挥得当的领导,更是率先垂范、手不停笔、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长者。他曾带领我和盖素云、段晖,在垣曲县采访了十多天,采访了数千字的长篇通讯。这对当时只有四开版面,仅出周二刊的运城报而言,绝对算得上超大的体量。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老党带我深入芮城县大禹引黄工程建设工地,采访了上百个人物,写下了7000余字的工程建设报告《黄河奔腾》。标题开始定为《黄河奔腾》,他觉得意犹未尽,征求我的意见。我随口说:“能不能在后边再加个‘急’字,更有气势?”他竟像小孩般连连拍手说:“加上这个字好,有画龙点睛的味道。”面对他的称许,我反倒觉得十分不好意思。  
老党对这篇通讯报道甚为满意,后来出版他的人物通讯报告选集,特意选定此篇为书名,并请李立功同志亲笔题写。在文章的后面,还加括号注明:“与赵战生、刘党生合写。”对此,我真有点受宠若惊,愧不敢当。当时,我只是个尚未入门的小青年,充其量只是跟随老党学习采访的,称之“合作”,对我而言,真是莫大的抬高与赞赏。  
1979年秋,省上突然下发文件,通知各地区报一律停刊。作为当时的运城报副总编辑,老党扼腕叹息不已。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新闻工作经验,感觉这绝不会是长久之策,地区级党报肯定会复刊的。为了不使编采骨干四处流失,他再三告诫大家,最好不要脱离宣传系统,以便以后调动方便。  
我当时尚未转正,是特批的“补贴”干部。老党本想把我留在运城的一家企业搞宣传,后因家庭困难等原因,我还是回到了运城。  
仅仅几个月后,在地委领导的大力支持和老党的奔走努力下,《运城地区报》复刊了。为了把我调回报社,老党专门到芮城亲自协调,真的是不遗余力,煞费苦心。每每念及于此,我都难以言表,感恩不尽。

上世纪八十年代,许多文艺团体及电影明星,纷纷奔赴各地演出,促进了各地文化繁荣。但有少数团队和明星个人,心中没有观众,眼里只有金钱,形成了一股不正之风。  
让我深为内疚的是,两位恩师遽然远去,我竟丝毫不得音讯,未能亲至灵前吊唁送别。且将这篇挂一漏万的回忆,虔诚奉与两位恩师的在天之灵。

# 长歌当哭 缅怀恩师

赵战生

为了严肃演出纪律,相关部门明文规定,严禁演员“走穴”敛财。  
那时,有家高级别的文艺团队来运城演出,有电影明星混搭“走穴”的情况。由于演出质量不高,票价又贵,观众意见纷纷,很不满意。当时,我作为运城报文化部的记者,报道了此事,不料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作为报社总编辑,老党自然压力山大。  
我怕老党作难,便对他说了:“要不,你就处分我吧。他反而安慰我说:‘处分个啥,你又没错。解铃还须系铃人,你还是再去采访一下,把此事说清楚了,自然会烟消雾散的。’就这样,我又到地区宾馆对当事人进行了采访,作了进一步沟通,消除其疑虑,危机顺利得以化解。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时常在想,如果没有老党顶住压力给“扛着”,事情的结果就很难预料,说不定自己的新闻生涯,便会因此而终结。  
未到报社前,我虽然也写过不少文字,诸如散文、小说、诗歌之类的习作,但与新闻稿件均不沾边。对新闻知识的了解,几乎是“一窍二白”。直到进入报社后,才分清了什么是消息,什么是通讯,并开始学习写作新闻评论。  
继老党之后,政治组的组长是王震华。是他像老师、兄长一样,手把手教会了我组版、排版。那时,一切都原始,所有编辑程序,都要靠手工操作。除了修改稿件,排版是当编辑的必修课程。那时报纸印刷还是“铅与火”的时代,工人用铅条加铅字排版,编辑画版不精确,就会给排版工人带来不小的麻烦。  
老王是编辑部出了名的“老黄牛”。他不仅才华横溢,佳作频出,更是宅心仁厚、不求名利的谦谦君子。他为人严谨,出手快捷,而且画版十分精准。有排版工人感慨地说:“如果所有编辑都能像老王一样认真,我们就不用加班加点赶时间了。”  
那年,老王奉命带我和高彩青,在绛县一个村庄住了十多天,白天深入农户、田间地头采访,夜晚坐在灯下归纳素材,梳理思路。有好几个晚上,我一觉醒来看表,都凌晨时分了,只见老王还抽着烟在写稿,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我见他实在太辛苦,便开玩笑说:“又没阎王爷催命,你急什么?要不,咱就再住两天。”他正色道:“咱当记者的这个命。新闻要和时间赛跑,别人不催自己急啊!”从此,我记住了他的这句话,当天应该完成的稿件,绝不拖延到第二天。  
老王于我亦师亦友,总像兄长一样关心我的工作与生活。那时,我的工资每月只有35元,妻子和三个女儿都在芮城老家,一个劳动日只值两毛多,一年到头,总欠生产队的口粮钱。为了节省路费,节假日我都很少回家。每逢这时,老王总拉着我到他家去吃饭。时间长了,我不好意思再蹭吃蹭喝,便找借口推托不去,谁知他又让儿子把烙饼、包子等,送到了我的办公桌上……  
后来,我把这事告诉了妻子,她把家里瓶瓶罐罐装的绿豆、芝麻、红薯粉面都倒出来,让我带给老王,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回报。其实在我心里,老王对我深厚的师徒情谊,是无法用物质交换或弥补。  
大约是在1983年,老王跟随老党去太原创办《山西工人报》。相距远了,见面少了,但我对两位恩师始终念念不忘。无论是我去太原,还是听说他们来到运城,我都会专程拜访,倾诉心声。  
让我深为内疚的是,两位恩师遽然远去,我竟丝毫不得音讯,未能亲至灵前吊唁送别。且将这篇挂一漏万的回忆,虔诚奉与两位恩师的在天之灵。

本报讯(记者 游映霞)“800多年前的古人,枕着瓷枕会不会不舒服?事实上,古人信奉‘高枕无忧’,深信9厘米至10厘米是最合适的枕头高度,这样的枕头还具有清凉消暑的功能……”在运城博物馆报告厅内,来自我市的小学生王灵茹声情并茂地为现场观众讲解出土自河津窑的白釉褐彩诗八角形瓷枕。

为了增强青少年的文物保护意识,让他们近距离感受文物保护工作,8月15日,经过“河东文物我来说”第三季网络投票的角逐,“河东文物我来说”第三季前30名青少年选手,走进博物馆讲述

## 运博举办“河东文物我来说”讲解比赛

自己眼中的河东文物,对河东文物的理解,带领现场观众近距离感知河东文化历史。

讲解主题围绕运城博物馆参展文物、藏品或者运城古城、遗址中的任意一处进行解说。在当天的比赛现场,“泛舟禅院塔”等历史建筑,“传说版筑”等神话传说,许多耳熟能详的运城文博

热点频频出现,他们怀着对知识的纯粹渴求,引经据典,在这个夏天书写属于自己的文化记忆。他们运用生动形象的语言,或寻找每件珍贵文物的历史渊源,或阐述文物形制及功能,或打捞文物趣闻轶事,使现场听众不仅听到运城辉煌悠久的历史,还领略了运城历史文化的魅力。

## 流淌在汾河岸畔的文化夜曲

8月12日晚,稷山县汾河国家湿地公园,群众文化乐万家活动惠民演出正在进行中。

据了解,群众文化乐万家活动开始至今,已连续演出20余场,表演节目包括戏曲、舞蹈、小品等,吸引了广大戏迷爱好者参与。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极大丰富了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  
特约摄影 史云平 摄



## 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公示

### 我市3个县(市、区)入列

本报讯(记者 景斌)8月11日,省文化和旅游厅发文,对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进行公示,我市3个县(市、区)入列。

根据《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关于开展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创建有关工作的通知》(晋文旅办发〔2023〕35号)要求,经自愿申报、市级文

局审核推荐,省文旅厅组织专家进行资料评审、线上答辩、综合评价,形成了第三批省级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单位名单。这些单位分别是:太原市迎泽区、太原市西山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朔州市怀仁市、阳泉市郊区、临汾市洪洞县、长治市黎城县、运城市永济市、运城市新绛县、运城市盐湖区。